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火似的激情



HUOSIDEJIQING 林 非/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兵大家丛书

林 非

火似的激情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火似的激情 / 林非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19-4

I. 火… II. 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462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第二辑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62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5.00 元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文化部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学潮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林非先生

顾雄



林非先生是我敬重的老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他讲授散文课。

那天上课铃声还没响，课堂里早早坐满了人，就连影视班的学员，也差不多都来了。班主任秦老师走上讲台，说：今天刮沙尘暴，交通恐怕受影响，林非先生住得远，可能要晚来一会儿。她的话尚未落音，林非先生已经步入教室。秦老师率先鼓掌，课堂里响起了一阵掌声。林非先生用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白发，用手帕擦去了脸上的尘灰，随即看了看腕上的表，然后躬身致歉：同学们，对不起，我迟到了两分钟。大家没回过神来，短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爆发出了更加热烈的掌声。

谦虚是美德，更是一种人格力量。林非先生首先将自己摆到了和后学同等的位置，没有显示他是博士生导师，没有炫耀他是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也没有貌似谦恭实则傲慢的影子。俗话讲半桶水晃荡，是指学而未成的人自满。先生读了一辈子书，从幼年读到耳顺之年，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博大精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对人生亦大彻大悟。

林非先生是学者，也是散文作家。听他授课，如同向知己倾诉内心所思所想，娓娓道来，真实坦诚，生动有趣。学院原定散文课程为三个半天，因同学们一致要求，又增加了一整天，大家仍感意犹未尽。林非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住址，欢迎同学们随时造访。

我是第一批去林非先生家的同学之一。从八里庄到六道口，转乘三辆公交车，足有二十多公里。可见那个刮沙尘暴的上午，先生很早就冒着沙暴出门了。因为事先打过电话，先生是做了准备的，客厅的茶几上已经摆满了各色水果。先生的夫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肖凤女士同样没有一点架子，忙着为我们倒水沏茶。谈话间，肖凤女士脸上带着笑容，静静地坐在一旁。快到中午时分，我们起身告辞，肖凤女士这才说话：我和林老师都不善厨



事，我们已经在饭店定了座，不远，就几步路。她是真诚的，没有一点客套。那餐饭，我们都很愉快。临走时，林非先生叮嘱我们，回去告诉其他要来的同学，车怎么乘，路怎么走。长者对后学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啊。

我得到过林非先生的许多帮助。这些年来，我每写出一篇文章，先生总是来信或来电话分析指导。我写散文经常虚拟情节，先生一再指出：散文必须是真实的，要用真实的感情去写，用心灵去写。我写出较好的文章，先生则高兴地给予鼓励。我的散文《往事并不遥远》，受到先生的肯定，并亲自推荐给贾平凹先生，在《美文》上发表。我的电视剧本，也是经肖凤女士推荐录用的。与之比较，我却从未给先生做过什么，理应有所表示。

前年去北京，我专门去林非先生家拜访，正碰到有人给先生送来一幅名人字画。送画的人是位作者，先生为他的书作序，是来感谢的。先生说我不需要什么，坚辞不收，那位作者很有点尴尬。见此情状，我悄悄打消了有所表示的念头。

2000年文艺界有一件公案，某出版社侵权出版了一套散文经典，涉及100位作家的作品，林非散文也被收录。其中十几位作家联名将出版社告上了法庭，结果作家们赢了，出版社被判令为每位作家追加3000元稿酬。林非先生说，赢了官司很好，说明国家法律公正，这些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2002年高考，林非先生的散文《话说知音》，作为语文试题的“题干”全文引用。随后许多家报刊进行了转载，稿费应该不少，但先生分文不取。他说我的文章有这么多人看，能起到一点作用，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

林非先生在六道口的住宅，除了书多，装修和家具都很普通。他以为吃穿后略有积余即可，财物既带不走，留给子孙亦未必是好。淡于物欲，甘于清贫，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林非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多种鲁迅研究的学术论著。七八十年前的鲁迅先生，我自然不会见到，但在林非先生身上，我见到了鲁迅先生高尚道德人格的影子。我想，这是情理中的事，优秀的传统应该也必定会得到继承，只是这样的人还太少了些。

最令我高兴的是，林非先生每有新著出版，都会亲笔签名给我寄来。我很喜爱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被誉为“当代背影”的《离别》，不仅为文字的优美所吸引，更为感情的真诚所感动。林非先生的文章浸润着文化思考，他善于将眼中的风景，融入心中的风景，让思维向深层延伸，貌似轻松的美文，深沉有力地提醒读者。

林非先生说：在漫长的一生中，吃掉多少粮食和菜肴，耗费了地球上多少资源，却只做成了一点微小的事。他还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去努力弥补。如果人人都这么想，世界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



忆昔从军行，
闪闪赤心间。

非
2004.9.16,





林非祖籍江苏溧水，1931年生于江苏海门，汉族。1949年1月入伍，入华中大学学习，1955年冬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等。

学术论著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治学沉思录》、《文学研究入门》、《鲁迅和中国文化》、《散文论》、《散文的使命》、《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林非论散文》等；散文创作有《访美归来》、《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他》、《西游记和东游记》、《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令人神往》、《云游随笔》、《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离别》、《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世事微言》、《人海沉思录》、《话说知音》等；回忆录有《读书心态录》、《半个世纪的思索》。迄今共出版30余部著作。并主编《中国散文大词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等。其学术论著与散文创作均追求独创个性和文化内涵，海内外学者对其评论颇多，有些论著和作品已被国外翻译出版或发表。

目 录 MULU

渡过长江去	1
火似的激情	3
藏书和查书的故事	5
大哉茅盾	10
冯雪峰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词	12
怀念方令孺老师	14
对于李霁野先生的点滴回忆	18
一颗燃烧的心	23
荒煤，我心中的丰碑	26
我心中的秦牧	31
永远的追求	34
江南琐记	40
汉城邂逅张晓风	45
许世旭印象	48
分手	53
来不及哭泣	55
老人	57
说老年	59
再说老年	61
车声隆隆	64
三个天真的崇拜者	68
吉卜赛姑娘，你好！	70





东京的沉思	72
关怀民众的情结	74
生命的意义	76
灵魂的震撼	80
命运	82
路桥行	88
在农家做客记	93
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四届代表大会闭幕词	99
希望与梦想	102
关于借鉴西方文学艺术技巧的问题	104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06
求知与读书的欢乐	110
记忆中的小河	113
一个中学生的悲剧	117
大学里的读书生活	120
离别	125
愧为学者	128
话说知音	131
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	133
浩气长存	139
询问司马迁	146
《长恨歌》里的谜	151
未有收成的唐诗研究	155
秦桧的铁像和文徵明的词	160
浏览二十四史	163
从乾陵到茂陵	168
九寨沟纪行	172

三峡放歌	179
高昌古城	181
交河古城	183
岳阳楼远眺	185
普者黑泛舟记	188
憧憬着大地上的美景	193
我爱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大地	195
比萨斜塔下的沉思	199
罗马大斗兽场巡礼	201
威尼斯泛舟	203
登埃菲尔铁塔记	205



渡过长江去

已经是50多年前那么遥远的往事了，却始终在自己的眼前晃荡着。

那一天的薄暮时分，我跟随着许多赤手空拳的伙伴，悄悄埋伏在长江北岸茫茫的芦苇丛中，掠过一片青褐色的枝叶，瞧见附近有好多荷枪实弹的战士，都不声不响地匍匐在地上。一轮血红色的夕阳，正从江面细微的波纹里，缓慢地沉落下去。头顶上深蓝色的天空里，却依旧闪闪地发亮，一道道姹紫嫣红的晚霞，和一朵朵轻轻飘浮的白云，像在不无忧虑地俯视着我们，哪里知晓我们都焦急得火烧火燎似的等候着，期待这漆黑的夜晚赶快降临。

早就下达了命令，说是等队伍集合好了之后，不管发生什么地动天摇般的紧急情况，也都不准许随便动弹。我心里想，天绝不会塌，地也决不会裂，只害怕敌人会出动上百上千架的飞机，在我们头顶扫射或轰炸。我默默地扭动着颈脖，张望前方汨汨流淌的江水，和长江南岸浅淡的蓝天，忧心忡忡地猜测着，会有敌人的飞机，疯狂地俯冲过来吗？

苍茫的天空终于渐渐变得暗淡下来，灿烂的霞光和洁净的白云，完全都消失了。我背后碧绿的田畴和面前浑浊的江水，也渐渐笼上了一层浓墨似的颜色。

“现在可以渡江了罢！”我紧张地瞪住双眼，眺望着幽暗和混沌的长空，庆幸这已经平安度过的白昼，还升腾出盼望了多时的念头，赶快去拯救和解放多少受苦受难的民众。

突然在黝黑的长空里，闪烁和疾驰着几点暗红色的星光。我正惊愕地想跟身旁的伙伴耳语时，这不祥的光亮，飞速地逼近过来，随着一阵刺耳的声响，几架朝向江面俯冲的飞机，凶猛地掠过我们头顶，噼噼啪啪地扫射起枪弹来，难道是在迷茫的夜色中发现了我们？当恐怖的枪声消失过后，这黑沉沉的土地上，又变得死寂般的静谧起来。我只听见自己突突的心跳声，刚想要轻轻地嘘一口气，那几架飞机兜着圈子又回转过来，呼啸着冲向我们。我的心依旧在剧烈地蹦跳，扑通扑通地像是直往喉咙里窜去，赶紧闭上眼睛，等候着密集的子彈，从半空中扫射过来。

“会有哪一颗枪弹击中我的头颅吗？”我将胳膊支撑着潮湿的泥土，透过微风吹拂的芦苇，隐约地瞧见有人弯曲着身躯，紧紧地贴住了地面，似乎也在倾听与分辨这罪恶的枪声，正在哪儿毁灭着青春的生命？

敌人的飞机终于消失了，黑夜又陷入了令人战栗的沉默之中。忽然从远处传来哨子和





呼喊的声音，只见多少战友纷纷站立起来，排成长长的队伍，一阵风儿似的穿过茂密的芦苇，往前边的港汊走去，跨上早已停泊在这儿的多少艘帆船，一齐都静悄悄地起锚航行，在飞溅的浪花里颠簸着前进。浓密而又潮湿的雾气，弥漫在乌黑的江面上。迷茫、黝黑和浩瀚的天空中，有几颗神秘的星星，正诡谲地闪烁着眼睛，是想指引我们渡过长江去吗？我最惧怕的那几架飞机，已经消失得丝毫都没有踪影了，对岸也悄无声响，从未传来过枪炮的轰鸣。

汹涌澎湃的浪涛，哗啦啦地拍击着帆船的两舷，却遮不住我背后几个伙伴悄悄的话声，他们在议论着刚才向芦苇丛里扫射的敌机，打死了一位很熟悉的战友。就在那天的黎明时分，他还兴奋地跟我诉说，等渡江胜利之后，得上大学里去读书，好学到浑身的本领，建设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可是他已经长眠在这儿，无法跟大家一起行军了，我禁不住伤心地滴下了泪水。

等到青春的岁月早已消逝之后，再来回忆当时壮志凌云般的气概，觉得这位战友在刹那间的突然牺牲，真是太让人悲痛了。在五十多年前的渡江战役中间，会有多少战友也像他那样，激昂慷慨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有着多少欢乐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从此就烟消云散，再也无法实现了。用什么样的行动来纪念这些牺牲的战友们呢？这是我常常思念着的问题。

2004年6月10日写完修订于北京静淑苑

火似的激情

回忆着 30 多年前的那些日子，真会迸出一团充满了火似的激情，革命和战斗的生活，使我的青春像燃烧起来似的。每当想到那样的生活，就觉得浑身都散发出力量来，而这个永远不会忘却的回忆，是跟苏州紧紧拴在一起的。

1949 年 4 月 22 日晚上，我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渡过长江，从江阴往南边急行军，第二天午后才到达无锡。大家都饥肠辘辘，席地坐在火车站前面等候命令。一群群男女老少围观着我们这些腼腆的士兵，觉得好奇和新鲜，纷纷凑上来说话，诉说着国民党部队的烧杀掳掠，于是司令部的同志指示我们这批文化兵分散开来，向这些人们做宣传工作，这也许是被不少电影和小说写腻了的场面，当时却真的使我感受了人们拥护共产党的情绪。

当天晚上，在夜风中，我们奉命乘上了敞篷的火车，向刚解放的苏州开去。因为当时的上海还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为了防备他们派飞机来轰炸，火车上不准开灯，一长列乌漆漆的车厢，在黑黝黝的田野上颠簸着。风凉飕飕的，却挡不住我的睡意，合上风纪扣，把军帽拉到眉梢，头就像钟摆似的摇晃起来，这是已经睡着了。在江北徒步行军时，我一晚上都能睡十来个回合，何况这时候坐在车棚的地板上，简直比有钱人睡在席梦思床上还要舒坦。当我偶尔醒来时，听到在嘎嘎的车轮声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我想大家总是跟自己一样，都要美美地享受一番这难得的睡眠。

几位老战士轻轻吆喝着：“千万别睡着了，会感冒生病的！”鼾声还是压倒了这个柔和得像催眠曲似的吆喝声。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是我生平最舒服的一次乘车。现在上了火车，车厢里的干净和整洁，自然不是破烂的敞篷车可以比拟的，不过我再也尝不到那天晚上令人留恋的滋味了。

在黎明前，我们到达了苏州。苏州是个出名的天堂，我在上海念书时就曾想去旅行的，因为读过几篇徐霞客的游记，很想历尽天下的名胜，可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普天下都不过是达官贵人的天堂，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游山玩水又谈何容易，因此始终没有实现这样的梦幻。这时候到了苏州，真想立刻去看看几个闻名已久的园林，但是工作忙忙碌碌，连星期天都没有，也只好像李白梦游天姥山似的，独自想象一下那些园林的奥妙罢了。过了好久，我才有机会去游览拙政园。中国的古典园林，我在那时只见过上海的豫园和古漪园，只能以这两个园林为蓝本去发挥想象，见到拙政园里脱尽凡俗的一溪一壑，自然会觉





得比自己想象的更完美得多，因此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且几十年来还依旧历历在目。

苏州刚解放时，被我们击溃的国民党杂牌武装和不少地痞流氓，常于深更半夜，出没在深巷之间，杀人越货，为非作歹。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就在驻地附近值夜巡逻，紧握枪支，注目地张望着小巷里的每一垛墙壁。

有一回在滂沱大雨中，一位跟我并肩走着的战友，轻轻地念起戴望舒的诗句来：“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雨下得更猛了，我大声地应和他：“我希望逢着一个暴风雨一样地残忍的强盗！”这也许可以算是青年时期的罗曼蒂克吧。

在后来的另一个晚上，我们真的跟几个强盗遭遇上了，他们放了几枪就落荒而走，从娄门附近倾圮的城墙脚下爬了上去，扑向宽阔的护城河里。我们紧紧追赶，也攀上了城墙，十来支步枪和手枪一起射击，这是我生平仅有的一次真刀真枪的“作战”。

第二天有人来报告，在护城河上浮起了一具尸首，我们赶去查验，几位有经验的老战士从他腰间找出一支盒子炮，估计就是昨晚逃窜的土匪，可是谁也说不准他究竟是怎样致死的，因为身上并无子弹的伤痕。

我不久就离开了苏州，辗转 30 多年，很惭愧的是工作没有做出成绩来，不过当我回忆着青年时代曾用生命和信念保卫过祖国的城市，觉得多少还有点儿欣慰。我始终怀念着苏州，打听着苏州的消息。听说苏州在工农业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惊人的成绩，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对于苏州的缕缕情思，也随着岁月在增长啊！我多么希望再到苏州去走一走，看一看，让那儿日新月异的生活，让苏州人民的奋斗精神，重新燃起我青年时代火似的激情啊！

1984 年 8 月 8 日

藏书和查书的故事

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深夜里在街头巷尾的巡逻，映照着皎洁的月光，静悄悄地站在狭小而又破旧的石桥上，凭栏俯瞰着小河里粼粼的水痕，在月儿圆圆的倒影周围闪烁时，立即想起了杜甫的“中天月色好谁看”这句诗来。漫漫的长夜，大街小巷都寂寥无声，苏州城里的多少人们，正跌落于甜蜜和深沉的梦乡，除开我们这几个身穿军装和手挎枪支，在东张西望地寻觅着盗贼踪影的伙伴之外，还会有谁仰起头颅眺望这月亮的清辉呢？

过了不久之后，我又被调往无锡郊外的太湖之滨，到一所干部学校里去从事教学工作，整天都要给来自苏南各地接受短期训练的基层干部，讲授政治理论和革命历史的课程。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读过的书籍，实在是稀少得太可怜了，怎么敢眼睁睁地走上讲台去献丑呢？承蒙校长同志的热心抬举，非要我担当这样的重任不可。当他在阅览室里默默地巡视时，常常发现我独自坐着读书看报，他还仔细倾听过我在学习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也许会感到还算得上是思路清晰和口齿伶俐罢。按照他的眼光推测起来，这肯定已经是符合足够的条件了。他睁着晶亮的眼睛，兴冲冲地鼓励我说，“你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还不能当个理论教员？”

在 50 年代初期那种洋溢着革命气氛的环境里，早已存在着一一条似乎是谁都应该遵守的规矩，这就是必须十分愉快地服从各级组织的分配。何况这位怂恿我去讲课的校长，听说从少年时代在江西苏区参加革命之后，就南征北战，戎马倥偬，袭击和炸翻过敌人的多少碉堡；他原先是个一字也不识的文盲，而今面对着上千人作报告时，都是自己动笔写成的讲稿，临时还穿插一些诙谐和有趣的话儿，让大家听得啧啧称赞地鼓起掌来，着实是令人钦佩的传奇英雄。有了他的信任和期望，我也就不再推辞，充满信心地准备去上课了。

跟我同样也开讲政治课的那位战友，正热恋着在图书馆里工作的一位女同志，哪儿有心思坐在办公室里认真地备课，推托着说要去寻找资料，常常溜向那狭小和幽暗的图书馆里，躲在几个拥挤在一起的书架背后，帮助她抹着糨糊，往刚采购回来的书本上贴着标签，还没完没了地倾听着卿卿吾吾的情话。每当夕阳西下时，这两个人就荡漾在浊浪滚滚和浩渺无际的太湖旁边。我们这间敞亮的办公室里，很少能找到他的踪影，不管是正课或辅导的讲稿，都央求我来撰写，还眨着眼珠调皮地逗趣，说是老这么用功地写下去，也许会成为一个作家的，说着就拿走了我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准备明天轻轻松松地照本宣科，临

